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中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六十六中

高士

漢

龐公者名德公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諸葛亮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

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公談其妻子皆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為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龎公故俗人遂稱為龎公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各

得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若居畎畝而不肯官禄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子山民謹案後漢書作子字山人有令名娶諸葛亮姊為魏黄門吏部郎早卒子渙晉太康中為牂牁太守議曰孔明見公輙拜公不為之止非厭德之深能若是乎伏龍鳳雛皆出其門卒撥亂世反之正以存漢公之

為人可知已昭烈三顧孔明始得一見表乃亟欲屈公而且讓之宜乎見誚攜妻子而去也公往鹿門孔明起隆中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公雖隱而跡益彰矣

徐幹字偉長北海人也聰識洽聞操翰成章篤行體道委謝榮寵曹操特加旌命辟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轉五官將丕文學輒告休假除上艾長復稱疾不行以著述自娛著法象論曰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之制禮也為冕服采章

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焉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情性治情性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盛德著故可以為法象斯謂之君子矣君子者無尺土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籥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禄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故孔子曰君子威而不猛泰而不驕詩云敬慎威儀惟民之則若夫惰其威儀恍其瞻視忽其辭令而望民之則我者未之有也莫之則者必慢

之者至矣小人見慢也而致怨乎人患已之卑而不思其所以爲哀哉故書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人性之所簡也存乎幽微人情之所忽也存乎孤獨夫幽微者顯之原孤獨者見之端也胡可簡也胡可忽也是故君子敬孤獨而慎幽微雖在隱蔽鬼神不見其隙耳詩云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處獨之謂也又有顛沛而不可亂者則成王季路其人也昔成王將崩體被冕服然後發顧命之辭季路遭亂正冠結纓而後死白刃之

難原注尚書顧命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　左氏傳太子迫孔悝於廁遂劫以登臺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難乃入曰太子焉用孔悝雖殺之必或繼之太子聞之懼下石乞盂黶敵子路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夫以彌留之困白刃之難猶不忘敬況於遊宴乎故詩曰就其深矣泳之游之言必濟也君子者無戲謔之言言必有防無戲謔之行行必有檢言必有防行必有檢故雖妻妾不得而黷也雖朋友不得而狎也是以不愠怒而教行于閨門不諫諭而風聲化乎鄉黨傳稱大人正已而物正者蓋此

之謂也以匹夫之居猶然況得志而行於天下乎唐堯之帝允恭克讓而光被四表成湯不敢怠遑而奄有九域文王祗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媟嫚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於棊局陳靈被矢於戲言原注公羊傳宋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淑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為君者唯魯侯耳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萬怒搏閔公絕其脰　左氏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

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廐射而殺之二子奔楚閻邴造逆於相詬子公生殺於嘗黿原注左氏傳齊懿公之為公子也與邴歜之父爭田弗勝乃掘而刖之而使歜僕納閻職之妻而使職驂乘夏五月公游于申池二人浴于池歜以朴抶職職怒歜曰人奪女妻而不怒一抶汝庸何傷職曰與刖其父而弗能病者何如乃謀弒懿公納諸竹中歸舍爵而行　楚人獻黿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將解黿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黿召子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公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家曰畜老猶憚殺之而況君乎反譖子家子家懼而從之夏弒靈公是故君子居身也謙在敵也讓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咎不作福祿從之詩

云靖恭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汝君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媟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行易親而難媚多怨而寡非故其絶交其誤畔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須臾忘也須臾離則慆慢之行臻焉須臾忘則慆慢之心生焉況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須而成是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過則生亂亂

則災及其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典國

原注左氏傳天子使召武公内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　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内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晉侯三辭從命曰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出入三覲

郤缺以儆享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

原注左氏傳衛侯饗苦成叔甯惠子相苦成叔傲甯子曰苦成叔其亡乎古之為享食也以觀威儀省禍福也故詩曰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傲萬福來求今夫子傲取過之道也　初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遂命缺為卿

子圍以大明招亂遂罷以旣醉

保祿良霄以鶉賁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原注左氏傳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為王矣楚薳罷如晉涖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薳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宜哉承君命不忘敏　鄭伯饗趙孟于垂隴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牀第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非使人之所得聞也子展賦草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卒享文子告叔向曰伯有將為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而公怨之以為賓榮其能久乎幸而後亡子展其後亡者也在上不忘降君子感凶懷之如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中矩視不離於襘結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

靜有常師禮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又著書二十餘篇曰中論文多不能具載其治學篇曰民之初載其蒙未祛譬如宵在玄室所求不獲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學者之心白日也又曰君子之於學也其不懈如上天之動猶日月之行終身亹亹沒而後已又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惟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又曰夫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為則困而不就人心必有困焉必有寤焉如火得風而炎熾水

赴下而流速故太昊觀天地而畫卦燧人察辰心而鑽火帝軒聆鳳鳴而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則大聖之學矣賢不能學於遠乃學於近故聖人為師修本篇曰君子之嚮道也止則隅坐行則驂乘上懸乎冠緌下繫乎帶佩晝與之游夜與之休此之謂日新又曰故君子修德始乎㸚丱終乎鮐背創乎夷原成乎喬岳易曰升元亨云云積小致大之謂也小人朝為而夕求其成坐施而立望其反行一日之善而求終身之譽譽不至則

曰善無盈虛道篇曰目也者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知心之似目也是故物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之間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闃蔡之内而聞千里之外貴驗篇曰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剛也此數物未嘗有言而人莫不知其然者信著乎其體也使吾所行之信若彼數物誰其疑我哉

又曰伊尹放太甲展季覆寒女商魯之民不稱淫篡焉

原注韓詩外傳曰魯有男子獨處夜暴風雨至婦人趨而託之男子閉户不納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婦

人曰子何不學柳下惠然嫗不見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焉何則積之於素也又曰小人恥其面之不如子都君子恥其行之不如舜禹是皆治心養性修身之要言也曾丕著論稱之曰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澹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成一家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為不朽矣建安二十二年卒于家世咸宗其道德云

議曰堯舜始言中以為傳心之典列聖授受統理根極至子思子著中庸而其義備矣歷秦漢五百有餘歲諸

儒馳說偏倚駁雜不復及是幹乃傑然著論推本堯舜之初非有所得能若是乎觀其切於畏敬篤於力行其辭緩其旨遠無非誠信為己之學進德修業之方則真知夫中者也不事操丕父子不食篡朝之禄與幼安比高而儒雅過之傳曰國無道至死不變彊哉矯偉長有焉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齊大夫管仲之後也田氏有齊而管氏分處他國漢初管少卿者為燕令始家朱虛

世有名德九世而生寧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寧長八尺美鬚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游學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嘗與歆共鉏菜見地有金寧揮鉏不顧與瓦石無異歆捉而擲之人以是知其優劣後與歆同席讀書有乘軒過門者歆推書出觀寧曰大丈夫富貴當自致而窺他人乎遂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海外遂與邴原及平原王烈等至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見度

語惟經典不及世事乃營居山谷間因山為廬鑿坏為室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義非學者弗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寧所居井汲者男女鬬鬩寧多買汲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爭汲者知寧所為各相誚責不復鬬訟邑有逸牛暴寧田者寧繫牛茂陰自為飲食牛主至大慙若犯嚴刑寧躬行內恕禮讓興於遼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以

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寧令西還度父子代居海外謹案陳志作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實欲自王畀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曾操為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中國小安客人皆還惟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曹丕下詔徵寧時康死舍嫡子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儁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將作矣乃即受徵恭

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度康恭前後所資遺皆受而藏諸已西渡謹案志作既已西渡宋本無既字與此合盡封還之將家屬浮海還郡海中遇暴風船幾沒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莫知所泊忽見火光趣之得島無居人又無火人咸異之寧在遼東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奪恭位叛魏連吳僭號稱王曹叡使司馬懿討平之死者以萬數皆如寧言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上書曰臣聞傅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啓兆以

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於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
勲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
日薄西山惟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一老者得盡微
命從之㑹叡立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司空陳羣又薦寧
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
徵士北海管寧行為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
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
禄大夫謹案陳志無大夫二字先儒鄭玄即受司農若加備禮庶

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

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清虛足

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

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

而黄初以來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

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

聖而耇德不降則鳴鳥弗聞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黄

髮況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寧為光

禄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意
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
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
失考父茲恭之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
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
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為仲尼有言吾
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别駕從事郡丞掾奉詔
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食上

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横蒙陛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疾彌留逋違臣隷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修章表是以鬱滞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

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為光祿勳躬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粢棁駑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眚原注漢書御史大夫朱博為丞相少府趙玄為御史大夫臨延登受策有大聲如鐘鳴殿中郎吏陛者皆聞焉上以問黃門侍郎楊雄李尋尋對曰洪範所謂鼓妖者也其後博玄坐為姦謀

博自殺之滅死論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閶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塡於衢路自黃初至于青龍徵召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尫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紗帽謹案陳志作著皂帽無紗字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

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形像常特加觴泣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闚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栖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為守高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鸑鷟鳴岐周道隆興原注國語周文王時鸑鷟鳴於岐說文曰鸑鷟鳳屬神鳥也四皓為佐漢帝用

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黄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閫奧韜古今於胷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黄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羇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姤匿景藏光嘉遯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黄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咨羣公思求儁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

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為光禄勳寧疾
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衰倦環
堵蓽門偃息窮巷飯鬻餬口并日而食吟詠詩書不改
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
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
袞職有闕羣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
以卜良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栖遲未時引
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承洪緒

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覯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周黨樊英之儔原注漢書武帝自為太子聞乘名及即位乘年老乃以安車蒲輪徵乘道死　後漢書樊英隱於壺陽之山安帝徵為博士不至順帝策書備禮玄纁徵之而不得已到京師天子為英設壇令公車令道尚書奉引賜几杖待以師傅之禮延問得失無奇謀深策談者以為失望周黨中公見前注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西序敷

陳責素坐而論道上正旋幾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

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原注神仙傳衛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何與博者為誰叔卿曰洪崖先生也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原注裴松之曰今文尚書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試左思魏都賦優賢著於揚歷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為博士初寧妻先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

之豈自遭之而違本心哉原注韓詩外傳曾參喪妻不更娶人問其故曾子曰以華元善人也 漢書王駿妻死不復娶或問之駿曰德非曾參子非華元亦何敢娶寧自越海及還常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榻上當膝處皆穿以衰亂之世多妄變氏族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本世系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困乏者家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誨以忠貌恭言遜其行邈然不可及即之則煕然而温因事導人於善故見之者無

字彦方（謹案後漢書本傳注云魏志烈字彦考）通識達道秉義不回師事潁川陳仲弓與其二子紀諶爲友時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仲弓學咸稱烈器業由是知名海内聲聞在邴原管寧之右行成德立還歸舊廬遭父喪泣血三年歲大饑分釜庾以救邑里途有饑殍輟食以活之以典籍自娱從之學者甚衆善誘能教化行州閭里中有盜牛者主得之盜謝罪曰邂逅迷惑罪戮是甘幸

蒙赦宥請自今改過乞不使王彦方知烈聞而使人謝之遺布一端或問此人為盜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耻惡知耻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之為善也嵗終行路老父擔重人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告頃之老父復行遺劒於路一人守之至暮老父還尋付之乃前代擔人也老父擥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

姓名今子復守吾劒於路未有若子之仁不可使子之
名没而不聞竟不言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推問之乃昔
盜牛人也烈歎曰能改過者君子也親詣其門表其閭
巷卒為善士時有爭訟曲直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
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郡舉孝廉三府
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與邴原管寧避地遼東躬耕
隴畝匿名編户公孫度知之命為長史固辭不應遂為
商賈以自穢乃免曹操累徵辟遼東為觧而不遣建安

二十三年卒年七十八時鉅鹿張玠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張玠少游太學學兼內外後歸鄉里袁紹前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數百人遷居任縣曹操為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灾復異者郡累上玠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玠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

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象靈龜宅于川西嶷然盤峙蒼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齎以問竒竒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鵀原注如林反烏巢竒門陰竒告門人曰

夫戴鵀陽烏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嵗是冬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户務加殊異以慰既往及勸將來胡昭字孔明潁川人也亦養志不仕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曹操為司空丞相頻加

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君國之用歸誠求去操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初司馬懿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懿昭聞而邀之於崤澠之間以義喻之生乃止因斫棗樹共盟而別竟不以語懿百姓避馬超亂入山者千餘家饑乏相刼略昭遜辭譬解皆感服改行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給漢

中百姓憚遠役並懐擾亂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作

為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址招集遺

民安復社稷狼等南附關羽羽授印綬給兵還為寇賊

至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

犯部落居民賴昭無虞後徙居宜陽原注高士傳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

所居草廬之中言事倫理辭義謙敬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正始中驃騎

將軍趙儼尚書王休郭奕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

嶷原注裴松之曰案庾氏譜嶷字劭然潁川人子霦字玄默晋尚書陽翟子嶷弟遁字德先太中大夫遁胤

嗣克昌為世盛門侍中峻河南尹純皆遁之子豫州牧長史顗遁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冰皆遁之曾孫貴達至今弘農太守何楨等原注文士傳楨字元幹廬江人有文學器幹容貌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為尚書光祿大夫楨子龕後將軍勗車騎將軍惲豫州刺史其餘多至大官自後累世昌阜司空文穆公充惲之孫也貴達至今遜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時方用兵議格不行後顗休復與庾嶷薦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士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顗等位皆常伯納言嶷為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

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謹案今志此下有世所高尚四字宋本無與此合誠宜嘉異乃從誕議嘉平二年謹案今志作熹平二年熹平漢靈帝年號為誤無疑宋本作嘉平與此合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原注傅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内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

議曰邈乎高哉寧之所為乎皭焉霽月光風而不滓焉者也乾之初九潛龍之德寧有之矣雖與之天下弗顧

也豈三公能浼之哉漢季人材昭烈而下秪有諸葛亮及寧二人方其龍卧不可起等為一世高人亮遇昭烈幡然而改寧蹈海外終身不屈時見則見時潛則潛易地則皆然矣伯夷避紂太公相武王而誅之道豈異乎哉各得其仁而已爾王烈之獨行張臶胡昭之淵靜皆能全身遠害不汚于亂亦寧之次也

李宓字令伯犍為武陽人也一名虔謹按華陽國志作宓又作虙晉書作虔恐是虙字之訛祖父光朱提太守父某早亡母何氏更適人

密年數歲養於祖母劉氏原注晉書列傳曰父早亡母何氏改醮密時年數歲感戀彌至烝烝之性遂以成疾劉氏躬自撫養密事祖母以孝聞有疾則泣涕惻息日夜不解衣帶膳飲湯藥必自嘗原注晉書列傳曰有暇則講學忘疲及長師事譙周周門人以方游夏治左氏春秋博綜藝學善屬文州辟從事為尚書郎轉大將軍主簿太子洗馬奉使聘吳吳主問蜀馬多少對曰官用有餘人間自足遂與羣臣論倫類之義或謂願為人弟密曰願為人兄吳主曰何以為兄密曰為兄供養之日長吳主及羣

臣皆稱善漢亡征西將軍鄧艾聞其名請為主簿以祖
母年老志在致養不應晉武立太子徵為洗馬詔書累
下郡縣逼遣於是密上疏曰臣以險釁夙遭閔凶生孩
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
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零丁孤苦至于成立
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晚有兒息外無朞功彊
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煢煢孑立形影相弔而劉
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湯藥未嘗廢離逮奉聖朝沐

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命詔書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猥以微賤當侍東宮非臣隕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臣逋慢郡縣逼迫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如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進退實為狼狽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況臣孤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仕偽朝歷職郎署本圖宦達不矜名節

今臣亡國賤俘至微至陋過蒙拔擢寵命優渥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西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能廢遠臣密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臣之辛苦非徒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僥倖卒保餘年臣生

當隕首死當結草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帝覽表曰密不空有名也賜奴婢二人下郡縣供養及祖母卒服終復以洗馬徵至雒司空張華問之曰安樂公何如密曰可方齊桓華問其故對曰齊桓得管仲則霸用豎刁則亡安樂公得諸葛亮則存漢任黃皓則喪國其致一也

原注晉書列傳齊桓得管仲而霸用豎刁而蟲流安樂公得諸葛亮而抗魏任黃皓而喪國是知成敗一也

又問孔明言教何碎密曰昔舜禹皐陶相與語故得簡大雅誥謹案晉書作雅大誥監本作大雅誥與此合與凡人言宜碎孔明

與言者大抵皆凡人言教是以碎爾華善之以為尚書郎未幾出為溫令政化嚴明中山諸王每過溫必責求供給吏民患之及密至諸王過縣徵求無蓺密箋引高祖過沛賓禮老幼桑梓之供中無煩擾伏惟明王孝思惟則動式先戒本國望風式歌且舞誅求之苛未敢聞命自後諸王過不敢擾縣時郡從事貪冒密惡之嘗與人書言慶父不死魯難未已意在賈充輩也從事白其書司隷司隷以密箚髙弗劾也密去官為州大中正性

方直不曲意勢位與人交每公議其得失而切責之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然而不懼者以無彼此於人故也原注姓氏遥華録曰凡與人交責善曰吾獨立於世顧影無儔賓僚文章善者令姬雪兒歌以協音律荀勗等惡之出為漢中太守原注晉書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令賦詩其卒章曰人亦有言有因有緣官中無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然意謂朝廷黨與固結無勢援者不得進也武帝忿之都官從事奏免密官未幾復免官年六十四卒于家著述理論十篇安東將軍胡烈與皇甫謐並善之密二子賜興賜字宗石能屬文嘗為

玄鳥賦見稱於時州辟別駕舉秀才未行而卒興字偶
石亦有文學益州刺史羅尚辟為別駕尚為李雄所攻
使興詣鎮南將軍劉弘求救興因願留為弘參軍尚白
弘弘即奪其手板而遣之興之在弘府弘立諸葛孔明
羊叔子碣使興為其文甚有辭理謹案諸葛亮碣文見亮傳注
議曰密純孝也挺特不撓國亡而不苟祿仕有漢之遺直當
漢之季孔明出師一表盡天下之忠及漢之亡令伯
陳情一表盡天下之孝四百年仁義公恕猶在茲乎

觀其表辭雖切於養母其穢曹馬而自潔之志凜然不可揜亦管寧田疇之流亞也其視荀賈之叨附逆亂猶糞壤爾

謹案李密陳情一表為世所稱道晉書入之孝友傳宜矣此書以密入高士傳考密服終仕晉非終於隱遯者經乃謂其穢曹馬而自潔之志凜然不可揜與管寧田疇並稱未免失實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下至七十下

詳校官編修臣黃壽齡

編修臣裴謙覆勘

謄録監生臣馮克犖

謄録貢生臣茁序濂

續後漢書卷六十九下

元 郝經 撰

列傳第六十六下

高士

魏

皇甫謐

范粲（子喬）

王裒

吳

布倖 范求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黄人漢萊蕪長丹之孫也粲高亮貞正博涉强記州府交辟初不就久之乃應命為治中轉别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為征西司馬歷職皆有聲稱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吏立學校勸農桑明設防備戎夷不犯西域流通郡壤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不為華侈以母老輙棄官歸左遷樂涫原注音官令頃之起為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至孝稱服闋復為太宰中郎司馬師廢曹芳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師召羣官會議

粲又不到遂稱疾闔門不出特詔為侍中持節使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有婚宦大事密為諮請合者則色無變不合則眠寢不安以此知其旨晉武帝簒代同郡孫和為太子中庶子表薦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致京師賜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於政化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為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辭不敢受詔不許以太康六年卒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於所寢之車喬字伯孫

謹敏夙成九歲受學言無媟辭及長淹貫經術光祿大夫李銓甞論揚雄才學優於劉向喬以為向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揚優劣論以父粲陽狂不言乃與二弟並絕人事侍疾家庭粲沒居喪毀瘠服闋亦不出邑里司隷校尉劉毅抗論於朝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為伯夷叔齊復存於今如其信篤聖主亦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敘用深為朝廷惜之元康中詔求廉讓沖退履道寒素者尚書郎王琨薦喬曰喬

秉德貞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內奧安貧樂道棲
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
清彥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於喬特發優
論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
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
人有告者喬如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曰卿節日取柴
欲與父母歡娛爾又何歸也外黃令高頵歎曰諸士大
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於

官曹士之貴異於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

皇甫謐字士安一名静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六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為癡嘗得瓜果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汝今年踰二十目不知書心不入道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卜鄰教有所闕邪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學家貧躬自稼穡帶經而鉏遂博綜典籍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論後

得風痺疾猶手不釋卷或勸謐修名廣交謐以為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為名乎作玄守論以答之曰或謂謐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於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謐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

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禄者懷人之憂形彊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没齒不憂孰與富貴攫神耗精者乎又生為人所不知死為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為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為益也然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惟無損則至堅矣夫惟

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遊乎形體之表則我道全矣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神者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修短懸之天乎叔父有子既冠謐年四十還歸其宗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為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也正

始中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及武帝篡
代復徵皆不行宗舊勸令應命謚爲釋勸論以喻其志
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
莫不畢至皆拜騎都尉或賜爵關内侯進奉朝請禮如
侍臣惟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爲
天下大慶萬姓頼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病篤猶
當致身余惟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斷之以情實力
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歎曰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

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高箕山尚當容之况余實篤故
堯舜之世士或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
遂其願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
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亦然乎
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爲慮余謂上有寛明之主
必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一也何尤於出處哉遂
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名曰釋勸客曰葢聞天以懸象
致明地以含通吐靈故黄鍾次序律吕分形是以春華

發萼夏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發三材連利明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先覺於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乘駟以救屯或班荆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原注漢書張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出一編書曰讀是則為王者師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也遂去不見旦視其書乃太公兵法良因異之常習誦以說沛公沛公喜常用其策後十三歲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而寶祠之及良死幷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餘事皆見前注故能電飛景拔超次邁

倫騰高聲以奮遠抗宇宙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
及時何故屈此而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材遊精於六藝
之府散意於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
禄利之際委聖明之主遇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以沖
邁此真吾生濯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逐藪含章未
曜龍潛九泉𥓓焉執高棄通道之遠由守介人之局操
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聞招搖昬迴則天位正五教
班叙則人理定如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

累下致駭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
守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飱振藻皇塗咸秩天官子
獨棲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睨華好惠不加人
行不合道身嬰大疢性命難保若其羲和促轡大火西
頹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貴隂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
裳明所箴也子其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沖靈
翼於雲路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
辰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宣刑

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參叙彝倫存則鼎食亡
為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曜忘青紫之斑驎辭
容服之光粲抱敝褐之終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
曰吁若賓可謂習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
俗人之不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圓於規矩未知
大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類旁
薄羣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散冬以陰凝
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制殊徵故進者享天

禄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相推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至通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牵於權力以利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横勢成廉頗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没而魏敗孫臏刖而齊寧

原注戰國策魏公叔痤病惠王往問之曰公叔病即不可諱將奈社稷何公叔痤對曰痤有御庶子公孫鞅願王以國事聽之也為弗能聽勿使出竟王弗應出而謂左右曰豈不悲哉以公叔之賢而謂寡人必以國事聽鞅不亦悖乎公叔痤死公孫鞅聞之已葬西之秦孝公受而用之秦果日以强魏日以削此非公叔之悖也惠

王之悖也悖者之患固以不悖者為悖　史記孫臏嘗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得為惠王將軍而自以為能不及孫臏乃陰使召孫臏臏至龐涓恐其賢于已疾之則以法刑斷其兩足而黥之欲隱勿見齊使使者如梁孫臏以刑徒陰見說齊使齊使以為奇竊載與之齊齊將田忌善而客待之魏伐趙趙請救于齊齊威王以田忌為將而以孫子為師疾走大梁魏去邯鄲與齊戰于桂陵大破梁軍後十五年殺龐涓于馬陵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

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疎而楚傾是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馮以彈劍感主女有反賜之說

原注戰國策齊人有馮諼者貧乏不能自存使人屬孟嘗君願寄食門下孟嘗君曰客何好曰客無好也客何能曰客無能也孟嘗君笑而受之曰諾左右以君賤之也食以草具居有頃倚柱彈

其劔歌曰長鋏歸來乎食無魚左右以告孟嘗君曰食之比門下之客居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車左右皆笑之以告孟嘗君曰為之駕比門下之車客于是乘其車揭其劔過其友曰孟嘗君客我後有頃復彈其鋏歌曰長鋏歸來乎無以為家左右皆惡之以為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是馮諼不復歌　韓詩外傳孔子南遊適楚至于阿谷之隧有處子佩瑱而浣者孔子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為之辭以觀其語子貢曰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思心潭潭願乞一飲以表我心婦人對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其水載清載濁流而趨海欲飲則飲何問婦人乎吾年甚少子不早行竊有狂夫守之者矣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項奮拔山之力蒯陳鼎足之埶

原注漢書項羽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　蒯通說韓信令背漢曰當今之時兩主懸命足下為

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心腹墮肝膽效愚忠恐足下不能用也方今為足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以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天下孰敢不聽足下按齊國之故有淮泗之地懷諸侯以德深拱揖讓則天下君王相率而朝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熟圖之

東郭刼於田榮

顔闔恥於見逼原注漢書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禮下賢人請叔孫通為客初齊王田榮怨項羽謀舉兵畔之刼齊士不與者死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在刼中强從及田榮敗二人醜之相與入深山隱居客謂通曰先生之與曹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齊國莫若先生者先生知梁石君東郭先生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于相國乎通曰諾乃見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

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猶是也彼東郭先生梁石君齊之俊士也隱居不嫁未嘗卑節下意以求仕也願足下使人禮之曹相國曰敬受命皆以為上賓淮南子顏闔魯君欲相之而不肯使人以帛先焉鑿坯而遁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本歟

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三皇齊風乎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根際不欲區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

見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道之槩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之禮野有遁竄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拒唐李老寄迹于西鄰原注莊子舜讓天下于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　史記老子見周之衰乃遂去至關不知其所終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于布衾原注列子孔子遊于泰山見榮啟期行乎郕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曰先生何以為樂曰天地萬物惟人為貴吾得為人一樂也男貴女賤吾得為男二樂也生有不

見日月不充緇絲者吾年九十三樂也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處常得終復何憂乎孔子曰能自寬也劉向列女傳魯黔婁先生死曾子與門人往弔之至其閭閭無人至其門門無人隱門而入立其堂下有閭其妻出戶曾子弔之上堂見尸在牖下枕墼席稾緼袍不表覆以布被手足不盡斂覆頭則足見覆足則頭見曾子曰斜引其被則斂矣妻曰斜而有餘不如正而不足也先生以不邪之故至于此生時不邪死而邪之非先生之意也曾子不能應遂哭之曰嗟乎先生之終也何以為謚其妻曰以康為謚曾子曰先生在時食不充口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旁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何樂于此而謚為康乎其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政以為國相辭而不為是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而不受是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于貧賤不忻忻于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乎

木偃息以存魏荆萊志邁於江岑原注列女傳萊子逃世耕于蒙山之陽或言之楚楚王遂駕至老萊之門楚王曰守國之孤願煩先生老萊曰諾妻曰妾聞之居亂世為人所制能免于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投其畚而老萊乃隨而隱君平因蓍以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真躬耕以致譽幼安發令乎今人原注此事皆見前註及本傳皆持難奪之節執不回之意遭拔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羣賓故能棄外親之華通内道之真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託虛寂以寄

身居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沈損之不得測之愈深真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介也寢疾彌年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原注左氏傳晉胥克有蠱疾郤缺為政秋廢胥克使趙朔佐下軍伯牛有疾孔子斯歎若黄帝創制于九經岐伯剖腹以蠲腸扁鵲造號而尸起文摯徇命於齊王原注史記扁鵲過號號太子死扁鵲乃使弟子子陽厲鍼砥石以取外三陽五會有間太子蘇乃使子豹為五分之熨以八減之劑和煑之以更熨兩脇下太

子起坐更適陰陽但服湯二旬而復故天下盡以扁鵲為能生死人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司馬貞索隱案傳云號是晉獻公所滅先此百二十餘年此時焉得有號則此云號太子非也然案號後改稱郭春秋有郭公益號之太子也呂氏春秋齊閔王病痏往宋迎文摯文摯視王疾謂太子曰王疾得怒當愈愈則殺摯如何太子曰臣當與母共請于王王必不殺子矣摯往不解屨登牀履衣問王之疾王怒叱而起病即瘳將生烹文摯太子與后請不得遂烹文摯

醫和顯術于秦晉倉公發秘于漢皇原注左氏傳晉侯求醫于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　史記太倉公者姓淳于氏名意少而喜醫方術高后八年更受師同郡元里公乘陽慶慶年七十餘無子使意盡去其故方更悉以禁方予之傳黃帝扁鵲之脉書五色診病知

人死生決嫌疑定可治及藥論甚精受之三年為人治病決死生多驗華佗存精于獨識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訴乎明王求絶編于天籙亮我躬之辛苦冀微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下詔敦逼不已謐上䟽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尫弊違迷于道輙因病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閑鳥獸為羣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臯陶振褐不仁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原注帝王世紀帝堯之時天下太和有八九十老人擊壤而歌于康衢辭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

何力于我哉藝經壤以木為之前廣後銳長尺四寸闊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于地遠于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蓋古戲也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腳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苦溫瘧或類傷寒浮氣流腫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歎息臣聞韶衛不並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

叔虞丘稱賢樊姬掩口原注郤子事見前注列女傳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也王嘗聽朝而罷晏樊姬曰何罷之晏也王曰今旦與賢者語樊姬曰王之所謂賢者諸侯之客與將國中士也王曰虞丘子也樊姬掩口而笑曰妾幸得充後宮妾所進者九人今賢于妾者二人與妾同列者七人今夫虞丘子之相楚十餘年矣其所薦者非其子孫則族昆弟未嘗聞其進賢而退不肖夫知賢而不進是不忠也若不知賢是無知也豈可謂賢哉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䵃原注古猛反糅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竊聞同命之士咸以畢到惟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

主下有輸實之臣上有在寛之政下有委情之人惟陛
下留神垂恕更旌瓌後索隠于傅巖收釣于渭濵無令
泥滓久濁清流謐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
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書一車謐雖羸疾披
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悲恚叩刃欲
自殺叔母止之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為
煩請絶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
與圖存而以革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易之明

義玄纁之贄古之盛典故孔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于是乎三揖而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而歸惟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國之失賢于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為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

尋復發詔徵為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為功曹並不應太康三年卒年六十八謐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春秋並行于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為名臣

議曰嗚呼人臣而放弑其君三綱絶矣可復立于其朝乎力能討賊則討之可也不能討賊則去之可也靦然事之而叨祿弗顧則與聞乎故也自操丕篡代天下大

變習以為常莫不以漢公卿為魏佐命及懿師父子蹈履逆規以為當然相與叶比轉移鼎命大抵皆賈充之徒也孰以為非哉惟粲倡明大義慟哭而去寢魏之車不践晉地垂四十年卒于車中至于子喬亦終身不仕雖伯夷之采薇叔肹之織屨無以尚已三代以來所未有也謚之終身不受辟命不仕篡朝有粲之風槩焉其耽玩書籍著述自娛亦小畜之懿文德也原注易小畜象曰風行天上小畜君子以懿文德

王裒字偉元郎中令修之孫也父儀高亮雅直為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闗之敗昭問于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引出斬之裒少有操尚長八尺四寸儀狀偉異辭氣温雅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甞西向而坐示不臣于朝也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于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著樹樹為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輒撫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甞

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為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
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欲助之不聽諸生密為刈麥裒遂
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為本縣所役告裒求
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
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
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
詣已整衣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
為縣所役故來迎別因執手流涕而去令即放罷一縣

以為恥鄉人管彥少有才學而未知名裒與之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為婚彥後為西夷校尉卒而葬于雒陽裒更嫁其女彥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絕每以此自誓今賢兄之子葬父于雒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取友之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葬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原之後也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游學鄉邑僉以為邴原復出裒以春性險狡慕名終

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裒常以為人之所行

期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哉維陽傾覆冦

賊蜂起親族悉欲度江裒戀墳壟不去遂為賊所害

議曰儀之對昭政如陳泰之請誅賈充有進無退之意

也得春秋誅首惡之義矣昭以為訐而殺之甚哉其不

仁也公羊子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

可乎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昭以簒弑之賊悖大

義而誅儀裒之義弗共戴天雖手誅昭可也顧力不能

以為終天之痛不食其祿不嚮朝廷而坐得子道矣宋司馬光曰舜誅鯀而禹事舜不敢廢至公也嵇康王儀死皆不以其罪二子不仕晉室可也紹苟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乎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也少好學尚節槩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材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立特徵偉累遷光祿勲及孫皓立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亡晉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辟之不

從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

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

為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遂陽狂及盲不受晉

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范平字子安吳郡錢塘人也其先銍侯馥避王莽之亂

適吳因家焉平研覽墳索徧該百氏姚信賀邵之徒皆

從受業孫亮時舉茂材累遷臨海太守政有異能孫皓

立謝病還家吳亡晉太康中頻徵不起年六十九卒有

詔追加　謚號曰文貞先生賀循勒碑紀其德行三子奭咸泉並以儒學至大官泉子蔚關内侯家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百餘人蔚為辦其衣食使卒業焉

議曰偉平不仕暴朝終不犯難非惟明哲保身至使暴君致敬就加爵秩國亡而不苟禄仕不降其志不隕其節有吳高士二人而已亦漢季幼安承明之流亞江南吳越之清風至今可攀也彼二陸之貪冒權寵至於殺身𡉏宗視偉平能無愧乎

贊曰坤翕乾闢莽無人道君子好遯長往高蹈性全神逸弄月吟風深山野人木石不同邈矣仲弓淵乎叔度鄉鄰盡闢我方閉户幼安矯矯海外獨步豈視三公天下弗顧林宗孺子既清且哲槊喬之義邁世烈烈